

井是老城一只眼

□侯睿恺

夏天,去老城巷子内买酸梅汤成为我的一件赏心乐事。这里有一家的酸梅汤是用铜锅盛老冰糖、乌梅、甘草、陈皮及去核山楂,用特别方法熬制的,出锅晾凉后点上桂花,再冷藏,酸甜可口,隐隐可见一缕桂花与陈皮的清香浮现其上。边喝酸梅汤,边就近逛附近的老巷,甚至能征得主人同意,入院寻访几口古井,更是就近品鉴到酷暑中的一丝清凉。

最古老的一口井早就过了百岁,而它的井栏上竟被吊水的绳索磨出了手指头那么深的绳印,令这口井看上去分外沧桑。时值盛夏,院落里四处可见凌霄花攀上屋檐,像一串串橙色爆竹一般怒放。大爷养在水缸里的金鱼在游泳,碗莲亭亭出水。井台已经被磨出包浆,一名中年女性走了出来,手持收口的尼龙丝网兜,网兜里放着一只洗得青翠发亮的大西瓜,她将连接网兜的长绳缓缓放入井中,并在长绳的这一头系上一块青石。青石拉住西瓜,西瓜就在老井中洗沐清凉去了。

井水的凉气透入瓜果,跟冰箱的效果可不一样。冰箱冷藏一天,西瓜能冷得让牙齿哆嗦,胃寒的人都不敢吃。而由井水“湃”过的西瓜有一种微微的凉意,像园林深处吹来的一阵儿微风,西瓜心依旧可见糖分的结晶在微微起沙,可以去暑,却不会冰牙伤胃。此地住户的冰西瓜小技巧让我觉得亲切,不由自主地想起奶奶家的院落来。

当年,爷爷走南闯北做生意,省吃俭用积了一笔钱,在20世纪50年代买了城南一小块地,准备给全家人安一个家。照老规矩,房子刚上梁,连屋顶上的

瓦和青砖地还没有铺,就要在院落里挖口井,将井台用青石板铺好。井的年纪比房子还要老上一年半载。

这口老井,就是故乡老城的一只水灵灵的眼睛。我们小时,曾伏在井栏上看过多少天光云影。

到了暑热天气,吃饭没有胃口,奶奶就早早煮好绿豆百合汤,晾凉,灌在洗干净的医用盐水瓶里,塞紧瓶塞,每个瓶子放在一个尼龙丝网兜里,吊到井水里去,到太阳落山的时候,大家就可以吃到清凉的绿豆百合汤了。井水什么都可以“湃凉”,奶奶收获了院子里自家种的水果:青梨、毛桃子、粗短的黄瓜,或者买了大西瓜,一律洗净了装在尼龙丝网兜里吊下去。等暑天太阳的气焰微收,把“湃”在井里的瓜果打捞上来,同时打上几桶井水来洗地,青砖地冒出一股股水蒸气,很快,水迹蒸发,院子变得凉阴阴的。

吃过晚饭,有人开着收音机听评书,有人唱戏曲调儿,有人负责切瓜分桃,有人对周围孩子的吵闹充耳不闻,躺在竹榻上,以芭蕉扇遮脸,酣然入梦。

水井台,就是这条小巷的邻里中心。虽然水井是爷爷奶奶挖的,每年枯水季也是他们出钱请人来淘井,但靠近水井的院门白天是从来不关的。街坊邻里虽然都用上了自来水,可讲究人都嫌自来水有一股氯气残留的味儿,夏天尤甚,他们打水沏茶、浇花、淘米,或要借奶奶的网兜“湃”几只大香瓜,只要跟奶奶说一声就行了。

奶奶的想法很朴素:“咱这里是水乡,井水越用越有。有更多的人用,井水就是活的,水才会一直好下去。”



伏天摘绿豆

□窗外风

绿豆采摘是在最炎热的夏日里。

八月火辣辣的太阳,万里无云湛蓝的天空下,绿豆成熟了,豆子把豆荚撑得鼓鼓囊囊,阳光下要爆开的样子。俗话说“小暑不算热,大暑三伏天”,天就是热得这样瓷实。摘绿豆的人头戴遮阳帽,身穿长袖衣服,背着包出了门。成熟的豆荚已经从绿色变成黄褐色甚至黑色,再不摘下来,豆荚就会自己爆开,豆散落到地里。无论天气有多热,摘绿豆都是一项不能延误的事。

有一年放暑假,住在姑姑家,日头闲淡而漫长,每日里无事看鸡在院子里“咕咕咕”地叫,看小黑狗趴在阴凉里吐着长舌头;蓝天上泊着几朵云,一会儿这个形状,一会儿那个形状。某个早早醒来的夏日,见姑姑收拾停当要出门的样子,忙跟过去问姑姑去哪里,姑姑说地里的绿豆熟了,再不摘就落地里了。我连声说也要去。

天真早,太阳尚在东边的树梢上,却已经像个大火球。一出门汗就顺着脸颊流下来。姑姑说:“天热,你别去了。”我抿着嘴使劲摇摇头,要去,还没到地里摘过绿豆呢。姑姑递给我一个草帽说:“那我们快点去,中午天太热了。”我溜儿小跑跟在姑姑后面,绿豆地并不远,很快就到了。绿豆荚一根根地掩映在豆秧间,姑姑递给我一个小袋子,说摘那些已变成黑色的豆荚,我俯下身,一根根地往下拽,黑色的豆荚已经成熟,稍微不注意就裂开,小绿豆从豆荚滚出来落到地里,我只好放慢速度用心摘。但是汗水

来得好多呀,几分钟就湿透了衣衫,沿着发际不停地滚落,一不小心滚进眼睛里,刺得眼睛火辣辣的疼。

在前面摘豆荚的姑姑,整个后背都湿透,湿衣服黏在背上,她回过手掀起衣服抖落抖落,弯腰继续摘,水珠一样的汗擦也擦不完,姑姑用手背抹一下脸,轻轻往外一甩,一串汗珠随着手的摆动飞了出去,阳光下在半空中形成一道亮晶晶的弧线。

八九点钟的时候,太阳已经很高,姑姑让我在地边的树荫下等着她,她把她装绿豆的袋子放下,接过我手里的袋子,她要去再摘一会儿。

等姑姑背着两袋绿豆,我俩汗流浃背地往回走,太阳还挂在偏东的天空上。知了无精打采地叫,树叶都灰扑扑的,我们不说一句话,闷着头往回赶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,快些到家,家里凉快。

到家后,姑姑从袋子里抓出些豆荚,飞快地剥出些绿豆,把锅放炉子上开始熬绿豆汤,解暑的呀。

摘回来的豆荚倒在笸箩里,没事的时候吹着风扇围着笸箩剥绿豆,一粒粒圆滚滚、绿油油的豆从豆荚里出来,在笸箩里跳跃,跳得真轻松。

多年后,看到陶潜的“孟夏草木长,绕屋树扶疏”;韦应物的“夏首云物变,雨余草木繁。池荷初帖水,林花已扫园”;杨万里的“龙眼初如绿豆肥,荔枝已似佛螺儿。南荒北客难将息,最是残春首夏时。”诗人笔下的夏天那么美,美得诗意盎然,美得让人觉得在夏天是一件非常舒适的事。可是,那年暑假同姑姑一起摘绿豆的情形,就那么一直存在我记忆里。



道阻且长,行则将至

□王南海

当我决定用骑行川藏线来纪念自己的四十岁生日时,很多人说,那么远,根本是个天方夜谭。可是,梦想一旦扎根,就疯狂地长出枝芽。

为了那漫漫长路,为了那逐日时光,我做了很久的准备。我深信:道阻且长,行则将至。只要出发,终将到达。我从成都出发,开始了自己孤独却又是生中最浪漫的旅行。

起初的日子,可以说是轻松愉快的。每一天都根据攻略完成骑行,品美食、观美景,不亦乐乎。骑行路上,难免会有风雨严寒。一次我在雨中艰难骑行了一天,又饿又冷,夜晚降临却没到宿营地,只能找了山腰处一个窝棚里避雨,顺便吃点干粮,样子十分的落魄。有两个当地的小姑娘从我身边经过,她们的眼睛那么亮、那么美。她们热情地邀请我去家里烤火。我拒绝了,真心地不想给别人添麻烦。于是,小姑娘离开了,我继续吃冰凉的干粮。突然,那俩小姑娘竟然费力地抬来了一个火炉,还端来了热热的奶茶。我的内心突然温暖如春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
越往西条件就越艰苦。有一天,我住在一个村落的宾馆里。说是宾馆,实际上睡的是最简单的大通铺。我进去的时候,已经睡了好几个人,鼾声如雷。我勉强和衣睡下,想着睡一觉明天才能更有力气去骑行。半夜迷迷糊糊的时候,突然感觉一个小东西在我身上跳来跳去,我微微地睁开眼,一双小小的绿眼睛在看着我,我瞬间头皮发麻,立刻跳起来,竟然是一只硕大无比的老鼠。它看看我,若无其事地走了。后来,我一直睁着眼到天亮。

道路是漫长的,中间遇到雪山,也看到圣湖,激动逐渐消退。

遇到很多同行的人,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,只知道我们有相同的目标。有一天因为骑得太累,也因为旅途寂寞,在夜里,我和同路人说了平日里要相识很多人才会说的话。我们喝啤酒、侃大山,说高原日落,也说日照金山;说生命中经过的人,也说过往的遗憾。我们后悔年少的轻狂,更是抱怨今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弯路。第二天,我们又骑行在各自的路上。

即将到达目的地时,有一种别样的喜悦。当地人坐在青稞地头,我开心地朝他们打招呼,他们也热情地回应。即将到达拉萨的日子,如一曲悠扬的小调,欢快、自由,那种梦想快要实现的喜悦难以言表。当我真的站在了布达拉宫前,我把自行车高高举起——我终于来了。

骑行拉萨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小人物来说,是人生中的大事件。它亦如我们的生命,道阻且长,行则将至。